

难说再见

■范大悦

夕阳落山不久,西方的天空还燃烧着一片橘红色的晚霞,操场也被这霞光染成了红色。我一个人坐在角落里,望着天边,思绪万千。

就在几个小时前,这里刚刚举行了一场隆重的毕业典礼。外地实习的同学都回来了,还有一位今早才赶到,甚至没来得及洗脸。校歌响起,诺大的操场再也容不下我们颤抖的心。我们的学生时代在毕业典礼落幕的那一刻结束了。

学校见证了我们成长过程中很多重要时刻,比如中考、高考。她就像母亲一样,包容着我们,呵护着我们,教会我们识字做人,让我们茁壮成长。

我是班里最后一个离校的。难舍难分的画面,还浮现在脑海。小胖回湖北老家去了,说有机会会回来看看大家;小白支教去了,他希望期满后继续留在那里;大个儿跟女朋友到南方发展了,或许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回来;小海去了江苏创业……

他们走后我一个人去图书馆坐了一会儿。同学们正聚精会神地看书,安静得只听见翻书声。我拿了一本平时最喜欢看的书,却怎么也看不进去,最

后竟呆呆地望着门口。突然,一个熟悉的身影走了出去,步态和衣着很像小胖,我迅速地跑了过去,拍了一下他的肩膀,才发现我认错了人。

教室里正在上课,我在后排的空位上坐了下来。那一堂课我听得非常仔细,像个刚入学的学生,生怕漏掉某



成长路标

一个字。下课铃声响了,我第一个冲出去,准备到下一堂上课的地方占个座。走廊里沁人的凉风,猛然把我吹醒,我已经毕业了。

我在校园的林荫路上漫无目的地走着,晚饭也没吃,回到宿舍已是深夜。屋内满眼的杂物,堆满了零乱的记忆。昔日10多平方米的屋子里,挤了8个人,人和人之间近得似乎可以听见对方的心跳。如若你一言我一语,就像是盆钵里的黄豆,叮咛作响,让人心烦意乱。如今,咬牙声、吃语、卧谈会,以往那些无法入睡时的怨声载道都已成为美好回忆。

窗外只有一轮圆月,我看了看手表,正好是12点。时针和分针再次重合,前一秒是往昔,后一秒是今朝。那种无限接近的遥远,就如同镜中花水中月,虽清晰可见,却无法触及。

东方天际出现了鱼肚白,我收拾好心情,背起行囊,准备出发。在学校大门口,我回头朝身后这位母亲深深地鞠了一躬,感谢4年来她的培育之恩。然后,我张开双臂,做了个拥抱的姿势,铿锵有力地说了声“出发”。虽然没有人送我,但我却觉得,我的身后站满了人。

念念不忘

我把思念写进信笺

■雨墨

阳光从木格子窗户倾泻进来,奶奶娇小的身影被金色包围。我坐在奶奶身旁尽情享受这一刻的亲情,身心都是暖的。

奶奶做了手术后坐在炕上已经6年了,她慈爱的模样如初,弯弯的柳叶眉下,一双眼睛依然有神。奶奶面带微笑,一副清秀的样子。我今天的任务就是和奶奶商量把头发剪短。奶奶的发型是娘给设计的,她一直盘着的发髻让娘剪成了齐耳短发。奶奶当时不乐意,但剪完后,她说这是她嫁到李家以来最满意的打扮。

我从东屋娘的房内找出剪刀。这把剪刀已经好多年了,我曾经用它来挑红柳绿的春天给娘剪过头发,也在麦浪起伏的夏天给爹剪过,今天我要用它给奶奶剪。

窗外的麻雀站在院子外的柳树枝桠上叽叽喳喳叫个不停,天上白云飘过。奶奶坐在小炕桌旁。这个小桌很精致,是我小时候做作业用的,分外亲切。我在奶奶的土炕上找了一小块棉布,上边又放了一块干净的塑料布,叠好了围在奶奶身上,一个简易的剪发围布做成了。我拿起剪刀小心翼翼地剪起来。

太阳从窗棂投射进来,在奶奶身上划了个光圈。奶奶盘腿而坐,我从她的耳后轻柔地剪到额前。岁月改变了奶奶的容颜,曾经光滑的前额爬上了几道皱纹,我用左手轻轻摩挲着,心里五味杂陈,思绪回到过去。

那时候院子里有青菜、枣树、小鸡仔,还有一头老黄牛。奶奶坐在门口,两扇木门的空隙里被暖阳灌满,灶门里的柴火噼啪啪地响着。我双手托腮蹲在奶奶膝下,听奶奶讲有趣的故事。

愣神间,我发现奶奶额前的一缕头发是全黑的。像发现新大陆一样,我大声喊“娘”。娘从院子里闻声赶来,我把那缕黑发拢起让娘看。娘凑近奶奶面前,用手轻轻拿起那缕头发,边看边说:“真是呢!”我搂着奶奶的肩头说:“奶奶返老还童了呢!”娘笑了,我笑了,奶奶也笑了,那笑声穿过窗棂,惊飞了房檐上偷听的小鸟。

在白云的注视下,听着麻雀嘹亮的歌声,完成了我的杰作。奶奶的齐耳短发被我改了,当时的奶奶88岁,经我这么一剪,更年轻了,像六七十岁的样子。我拿过镜子,奶奶看了又看,慈爱地看着我,不住地点头。

那几年,奶奶虽然不能下床活动,但她很坚强、乐观。毕淑敏曾经说,“我对自己的人生没有奢求,能发出一点清凉的光,心已足矣。不借助外力,也不炫目,但竭尽所能地亮着”。润物细无声,奶奶的自信和阳光如灯塔般照亮了我。

奶奶的笑容仿佛有穿透力,一直在我梦里,在我心里。相隔万水千山,我只把心底的思念写进一个叫乡愁的信笺里,寄给远方的奶奶。



背上的千金

■隋淳向

邻家烧烤店来了一对小夫妻,他们有一个7个月多的小娃娃。娃儿粉嫩粉嫩的,可可爱得让人放不下。

小娃儿不像别的小孩那样认生,也很少哭闹,每日里欢天喜地,我们很快熟络起来。

没有客人时,娃儿爸忙着切肉、穿串。娃儿要吃饭,她妈妈让我抱着娃儿,她去端饭。她吃的饭有时是鸡蛋羹,有时是南瓜泥。娃儿不哭,只是哼唧着,手刨脚蹬地去抓碗。妈妈轻柔地说:“宝贝,我的小宝贝,晾凉了再吃!”

她一边喂饭,一边和我说着她的娃儿。她说娃儿从小受罪了,因为溶血性黄疸住进医院,经过换血治疗才回家。本以为一切都好了,可是,吃过一段时间的母乳,娃儿又发生了黄疸,再度住进医院。自此,她的娃儿再没吃过母乳。

娃儿吃饱了,心满意足地流着口水,两只小手扑打着,小脚踢蹬着,完全可以用手舞足蹈来形容。抱着她,她粉嫩的小脸颊就像棒棒糖一样香甜晶莹,让我忍不住想亲一下。

娃儿也有不开心的时候,尤其到了晚上店里忙起来时,妈妈便把她放在婴儿车上。起初,她一边吮吮手指一边冲顾客笑。后来,她低下头,把注意力转移到自己的脚丫上。她把手从嘴里抽出来,开始从上往下拽袜子,一

下、两下,直到把两只袜子都拽下来。然后她就开始找妈妈,冲着妈妈的背影“啊”两声。她的声音被客人的喧哗淹没,她锲而不舍,直到她的哭声盖过其他的声音。

每当这时,她妈妈便把娃儿先抱给我,匆匆转身去拿背带。妈妈身体前倾,我把娃儿放在妈妈背上,妈妈把背带顶端两条又长又宽的带子在胸前交叉,再把带子绕到腰后,从后面把带子再交叉绕到前面,然后在腹部打结系扣,整个过程行云流水。

妈妈边背娃儿边说:“娃儿现在越来越不配合我了,我一个人很难把她背到身上!”娃儿已经被背带包裹起来,只露出头和手脚。她不哭,却不是欢天喜地的模样,我叫了句“小丫头”,她吮吮着手指,冲我咧咧嘴。

暮色四合,夜生活开始。妈妈站在爸爸身旁,爸爸翻动着手上的肉串,脸被炭火炙烤得通红。妈妈用纸巾给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,神情娴静美好。撒上孜然,手上的肉串出炉,爸爸摘下手套,用纸巾擦擦手,捏捏小娃儿的脸蛋,满脸的宠溺温柔。娃儿嘴里流着口水,趴在妈妈背上睡着了。妈妈将娃儿安顿好,便又忙着向客人走去。

这一幕我目睹了很多次,每一次都让我眼眶发酸。背上的千金啊,你快快长大吧!

人生感悟

花开诗旅

父亲

■尚庆海

六月的阳光

不仅把小麦染成了褐色

把父亲也浸成了褐色

父亲站在六月的麦田

就是一株小麦

奔忙在麦场

就是一粒行走的麦粒

父亲一辈子用双脚丈量土地

他熟捻泥土的脾性

和泥土厮守一辈子的父亲

耳濡目染

自己也具备了泥土的品质

父亲说,是土地喂养了他

他等有一天

要把自己变成一粒粮食

喂养土地

【树叶的使命】

有人喜欢万紫千红的花朵,而更喜欢低调的树叶。有了绿色,才有了生机。夏天,它们用自己的身躯,衬托着五彩的花朵。一棵棵树在城市的街角,静静伫立,默默无闻地为人们奉献着一抹绿意。

——彭海玲

【父亲的后背】

那里曾经是我可以依靠、休息、躲避危险的地方。不知道多少次,我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这份安稳,由父亲去面对一切。后来,父亲的背驼了,但依然是我生命中一座无法撼动的山。

——孙志昌

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
台号码为15100868801。
倾听您的心声,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【留白】

这世间不完美的,是常态,有缺憾的,才是人生。真正的生活,特别需要留白,需要我们停下来等一等自己。花一些时间和精力,滋养自己的心灵。愿你我都能懂得留白的智慧,生活的快乐且有滋味。

——岳璐